

法師成了「風景人物」？ 寺院與旅遊的文化錯配

現代人旅遊，往往「是旅不是遊」，匆匆地趕來趕去，真成了「人生如旅」。譬如跟旅行團作歐遊吧，十天八天時間，「串燒」幾個相鄰國家，在邊境小鎮逗留一天半日，也就算是遊玩了那個國家，而那個國家究竟有什麼風土人情？一概不知，大抵，最熟悉的還是那個邊境一遊的小鎮裡那家唐人餐館吧！（不是誇大其詞，我就有過這種經驗。）這樣的旅遊，真可以「八十日環遊世界」。

不能夠說旅行社欺騙呀！大家都心知肚明：在這麼短的時間遊那麼多地方，不這樣還能怎樣？有一句說話真是貨真價實、童叟無欺，這叫做「一分錢一分貨！」

有些旅遊受客觀條件所限，明知沒趣也無可奈何。但有些旅遊是可以不這樣，而且也不應該是這樣。你要真正有遊的感覺才好，到達一個地方，用雙腿慢慢地「游」進去，用雙眼慢慢地「游」進去，這才會發掘更多的情味、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

最近閱讀古建築專家陳從周先生的著作——「園林隨筆」，那感性的筆觸，帶出陣陣令人陶醉的遊趣。陳先生博學多才，那優雅的傳統文學識見，正好融入中國園林的特色去。也是看了陳先生這本書才猛然醒起：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墮入「旅而不遊」的陷阱去。

要真正享受旅遊的樂趣，就必須好像品嚐清純好茶，三兩知己把盞談心，要慢慢地品嚐。

今天中國大力發展旅遊，陳從周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已看出不對勁的地方——譬如大量的發展吊車，把人吊到風景點去，這種快上快落，不但沒有了「游」的樂趣，恐怕做旅遊生意的店舖也沒有什麼生意可言，連吃一頓午飯也不用了。

吊車的確大大方便了遊人，但要用得有分寸而又能互相配合，才能相得益彰。

今天，在西湖月下泛舟仍然極浪漫的，假如你「祇

爭朝夕」，坐快艇飛馳於西湖，恐怕嫦娥見了也會嚇得花容失色，非「奔月」不可。

發展旅遊，是需要文化的，特別是在中國大地，由於歷史的累積，典故特多，從文化帶出旅遊，會有連番趣味，這就不僅僅是「到此一遊」吧？由風景區的旅遊，使筆者聯想到佛寺道觀等宗教古建築，今時今日要發展文化產業，我們

不但無異議，更認為這是很好的設想，但既然是「文化產業」，那就以文化為重點，最少要尊重文化吧？把寺院結合到發展旅遊，是文化產業一種，但有一個原則是不能妥協的，——也不應該妥協，那就是以宗教帶動旅遊，以宗教歷史文化去吸引遊人才是，但現在呢？對不起，我們看到的卻是寺院成了「風景點」，法師成了「風景人物」，這不但是本末倒置，本身更是抹殺了大好的旅遊發展潛力，這是殺雞取卵，這種短視現象，大抵又得用上那句廣東話來形容，那就是「自己倒自己米」。（這裡的感嘆，不僅是對旅遊而言，對寺院內一些法師的違戒行為也不無嘆惜了！）



世界第一所寺院

你讀「金剛經」時，一開始便會讀到：「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……」

這「祇樹給孤獨園」，即是祇園精舍。佛陀在這裡講經，也在這裡建立佛教的第一所寺院。

「祇樹給孤獨園」這名稱，是合兩人名字而成。祇，是勝軍王的太子祇陀；富商大臣須達多，經常施捨給一些孤寡貧窮者，所以被稱為「給孤獨長者」。

今天我們來到這遺址，當然「沒什麼可看」，但如果我們知道多一些歷史，接觸起來便很不同了。

中國第一寺：白馬寺

唐代詩人杜牧寫下名句——

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台煙雨中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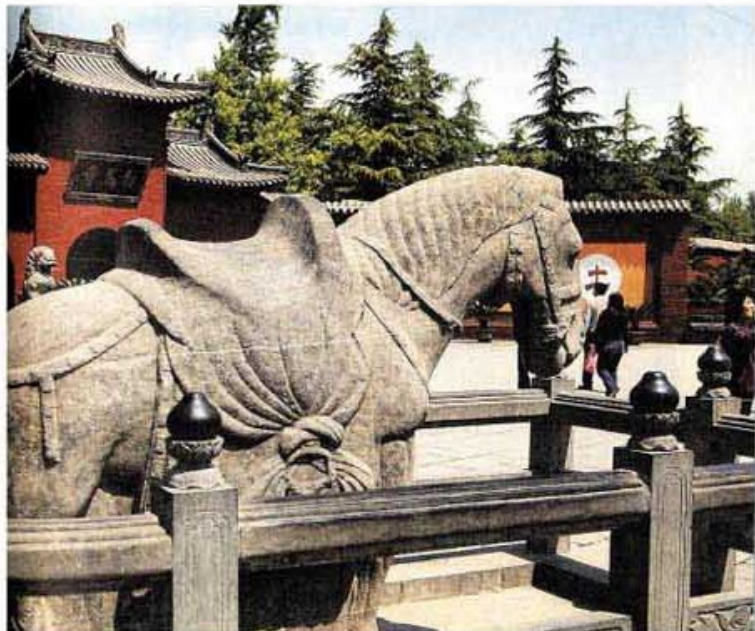
可見佛教在兩晉南北朝之時，已是十分興盛。

追溯上去，最早引入佛教的是哪一位皇帝？

——漢明帝劉莊是也！距今近二千年了。漢明帝邀請天竺高僧攝摩騰、竺法蘭來中國。相傳兩位高僧是以一匹白馬馱載佛經而來，於是後來為他倆建寺時，這寺便稱為白馬寺。

白馬寺是中國第一座寺院，而這個「寺」字，卻原來是衙門名稱，當時洛陽有一家作為官方驛站，專門接待各地政府官員的居停之所，稱為「鴻臚寺」，這兩位印度高僧還被安排居住在這裡，且在這裡編譯佛經，後來索性把「鴻臚寺」作為他們專用，也就改稱為「白馬寺」。另有一說：白馬寺是另覓地方興建的。

旅遊，除了眼前的風景名勝教你欣賞陶醉外，最好是先行了解歷史淵源，特別是參觀寺院，知道多些背景資料，遊覽起來便份外親切、投入，這就是旅遊文化了。



面對順逆妙法

內明智譚

人際關係，順境之事，十有一二；逆境之事，十常八九。

對於順境，每每沾沾自喜。對於逆境，有些人採取逆來順受、唾面自乾的態度，對惡劣的環境或遭無禮的待遇時，採取順從和啞忍方式，致令鬱鬱不歡；有些人則採取針鋒相對、以牙還牙的態度，以怨報怨，因而怨怨相報無了時。

俱舍論卷廿七：諸弟子眾一向恭敬能正受行，如來緣之不生歡喜，捨而安住正念正知，是謂如來第一念住（對於順境，佛陀恆常不變的安住在正念與正智中）；諸弟子眾唯不恭敬不正受行，如來緣之不生憂感，捨而安住正念正知，是謂如來第二念住（對於逆境，佛陀恆常不變的安住在正念與正智中）；諸弟子眾一類恭敬能正受行，一類不敬不正受行，如來緣之不生歡喜，捨而安住正念正知，是謂如來第三念住（對於順逆境同時，佛陀恆常不變的安住在正念與正智中）。

古德云：得意而喜，失意而怒，便被順逆差遣，何人作得主。馬牛為人穿鼻，要行則行，要止則止。不知世上一切差遣，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。自朝至暮、自少至老，其不為馬牛者幾何，哀哉！

面對順逆境界，必須以智慧檢討。在順境上，如理思惟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；在逆境上，反省其非，改往修來。如此，在順逆境界上，可以不被歡喜憂感所轉矣。

釋修智 (妙法寺住持)

妙法寶藏

方便為說三乘

『以是方便，為說三乘，令諸眾生，知三界苦，開示演說，出世間道。是諸子等，若心決定，具足三明，及六神通，有得緣覺，不退菩薩。汝舍利弗，我為眾生，以此譬喻，說一佛乘。汝等若能，信受是語，一切皆當，成得佛道。』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譬喻品》

為了對應眾生的不同種姓、趣向，佛陀觀機逗教，方便說有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」的三乘法門，目的是救度眾生出離三界火宅之苦，開示演說涅槃解脫之道。

眾生根性有三種所好，譬喻火宅諸子喜愛羊車、鹿車、牛車，各有不同。

三乘法門的聲聞乘譬喻羊車，緣覺乘譬喻鹿車、菩薩乘譬喻牛車，各有差別。為了將諸子引出火宅，父親方便說宅外有其喜愛的羊車、鹿車、牛車，譬喻眾生隨其根性而受佛所教、修學佛法，以至證得具足三明六通的聲聞果位、緣覺果位、心不退轉的菩薩果位。

諸子及出門外，並無羊車、鹿車、牛車，而其父親只各賜諸子一大白牛車。此一大白牛車即譬喻唯一佛乘，三乘佛法只是善巧方便的權說，究竟只有一佛乘而已。眾生若能信受此「會三歸一」之語教，即可明了雖然隨順各自根性，分別由三乘不同的方便趣入，最終唯是成就菩提佛果、證得諸佛妙道。

故此，妙法唯一乘，因為眾生根性有差別，佛陀乃方便說有三乘。三乘佛法任一皆可趣入，究竟則皆共成佛道。（《妙法寶藏》之十九）

釋素聞 (妙法寺秘書)

法苑留音

慈悲·感恩

一件好事的成功，是由于多重因素，多種條件的具足，因此，緣起論者不會自以為是，不會自傲輕慢，不會表功顯能，志得意滿，沾沾自喜，而是對眾緣成就的方方面面，時時懷抱感激之情，時時生起感恩之心。佛教徒最懂得「上報四重恩」：報父母師長恩，報眾生恩（對出家人而言，還包括施主恩），報國土恩，報三寶恩。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」。沒有父母的哺育之恩，劬勞之苦，我怎麼會長大？沒有師長的教育，我怎麼能成長為一個有知識、有文化的人？「一飯一粥，當思來處不易；一絲一縷，恆念物力維艱」。捧起飯碗，感恩種莊稼的農人。沒有大地，我立身何處？衣食住行，皆賴大地，陽光雨露，風調雨順，這都是大地自然之恩。三寶給我法身慧命，佛陀指引了我棄迷得悟的方向，佛法使我走出無明，求取智慧，僧是三寶住世的踐行者、教化者，給了我傳授、承傳和規勸、鼓勵、督促幫助，得以走向正道，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質和精神境界。所以，佛教徒的報四恩就是感恩心的高度濃縮和顯現。由緣起而惜緣，由緣起而感恩他人，感恩一切人、一切眾生。

人有感恩之心，也必然會生起關懷他人、同情他人、樂于助人的慈悲心。感恩之心與報恩之心是相連的。知恩報恩，就必然不敢輕慢，不敢懈怠，不敢慳貪，由己及人，關懷他人，關懷眾生。對於別人的不幸，緣起論者會認為他有不幸的因，不幸的緣，不會嘲笑，不會冷眼相視，而且看到緣生緣滅，好可以變壞，壞也可以變好。給予關心，給予扶持，可以幫助別人，成就他人，這就是大悲心切，救渡眾生。

釋覺真 (香港佛教聯合會宗教事務監督)

人間禪語

心底荷花

抗戰期間，有一次弘一法師雲游到了杭州。當時適逢戰亂，滿城百姓都紛紛逃難去了。弘一法師來了靈隱寺，擬掛單歇腳。寺裡也只剩下了老方丈和一位小沙彌。

小沙彌來應門，不認識弘一法師，說了一句：「現在兵荒馬亂，顧不上你這雲游僧人了。」說着就關上了寺門。

弘一法師只好拖着又餓又累的身子，離開靈隱寺，信步沿西湖邊走去。此時適值仲夏，湖水豐盈澄澈，荷花盛開。只見湖中荷葉田田，潔白的荷花如雲朵一樣綻開在湖面上。弘一法師頓覺心清氣朗，不覺停下腳步，在湖邊坐下來靜賞荷花。

響午時分，小沙彌路過湖邊，見早上被他拒諸門外的游方僧沒有遠去，好奇奇怪，於是上前勸說：「日軍已兵臨城下，法師快逃命啊！」弘一法師聞言，頭也沒回，只是指着湖中的朵朵蓮花，說：「你看這荷花開得多美。」

小沙彌無奈，回到寺裡跟老方丈如實報告。方丈一聽，站了起來說：「大軍壓境，仍能觀花自在，當是置生死於度外的得道高僧了。快！快領我去參見！」

兩人於是走到湖邊，把弘一法師請進了靈隱寺。小沙彌晚上侍候老方丈歇息時順便一問：「師父，你怎麼知道他是得道高僧呢？」方丈說：「一個在兵荒馬亂中仍能胸藏荷花的人，他儘管不是佛，但已離佛不遠了。」

李焯芬 (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)

清風白雲

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——「三法印」的因緣關係

如果我們有較多地閱讀「佛知識」，定會接觸到如下一句：

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！」

以字面解讀，也大概可以了解多少，祇是對「涅槃」兩字，可能有點誤會，由於我們經常說到「涅槃」時多指「圓寂」，於是「涅槃寂靜」，可能誤以為是往生的寂靜了。其實這裡說的「涅槃寂靜」是解作滅除煩惱後的清涼境界。涅槃即寂滅、滅除之意，滅除執着、滅除牽掛，像「心經」裡說的：「無罣礙、無恐怖、遠離顛倒夢想（不安想）」這就真是寂靜清涼，自由自在的「涅槃世界」了。

「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」，乃稱為「三法印」，印者，印鑒也！這「三法印」是佛祖的印鑒，何其重要！

我們都曉得：一切物事皆是因緣和合而成。

「諸行無常」所講的「行」，是指行相，流動變易的現象。所謂「行相」，都是無常的，「行相」本身也不外是因緣和合而來。

「諸法無我」所講的「諸法」，也無非是因緣法。「無我」，指的是沒有一個恆久不變的主體。——既然是因緣和合而成，也就必然不會恆久不變。

以上所述，表面上好像「灰」得可以，消極得令人情緒低落？請不要這樣想。這樣想其實是錯誤的，它祇是告訴我們一切都是「無常」、「無我」，做人做事不要太執着是了。如果我們想得通透，不就是可以清涼自在的「涅槃寂靜」嗎？

從「無常」、「無我」，想到歷史上一個有名的故事——

「韓非子：說難篇」（且全文錄下，括號內是加上一點注释）：

「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。衛國之法，竊駕君車罪刑（刑，音月，乃砍掉腳之酷刑），彌子瑕母病，人聞，有夜告彌子，彌子矯（假託）駕君車以出。君聞而賢之，曰：「孝哉，為母之故，忘其犯刑罪。」異日，與君遊於果園，食桃而甘，不盡，以其半啗（即啖）君。君曰：「愛我哉！忘其口味，以啗寡人。」及彌子色衰愛弛，得罪於君，君曰：「是固嘗矯駕吾車，又嘗啗我以餘桃。」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，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，愛憎之變也。故有愛於主，則智者而加親；有憎於主，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。故諫說談論之士，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！」

這短短一則故事，真教我們感慨系之。

同樣一樁事情，不同情緒下便會有截然不同的效果（或稱為後果吧），那個衛公，當喜愛這位彌子瑕之時，則連對方吃剩的半邊桃子再給他吃，他也會說：「啊呀，他真愛護我，吃到美味的桃子，也會想到我！」當他厭惡一個人呢？同樣是分一半給他吃，他也會拍案而起：「你這個狗東西，竟敢把吃了一半的桃子拿給我吃！來人，把他推出去斬首！……」

韓非子這故事，焦點在於勸告一些「諫士」：「說話要小心呀！」所謂「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」是也！

筆者之所以想到這故事，都是因於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法無我」，這些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「行為」、「法則」，往往都是因人而異，因時因地而異，你要看個通透才能免生禍端（可以「涅槃寂靜」）。

當我們清楚明白了這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法無我」之後，我們便會真正體會到老子說的：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！」

得意之時，不要祇記着李白寫的：「人生得意須盡歡」，也得經常記着那一句警世語——

「上台當記下台時！」

（筆者描繪的這幅「李白醉酒圖」，想用簡潔筆觸，寫出李白那既具才氣也頗自負的「特質」。如果他經常把「上台當記下台時」這句話放在心上，相信不會開罪高力士。）

陳青楓 (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)



修智大和尚談：一心稱名

青楓：不少善信都念「普門品」，此部分內容集中講述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的「菩薩心腸」，我們遇上苦難時，專心專意念「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」。觀世音菩薩之所以叫「觀世音」，就是觀察世間求助的聲音吧！是不是這樣呢？

修智：是啊！所以我們要多些念觀世音菩薩聖號，而且是誠心誠意地念。

青楓：「普門品」開始時說：「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」我們常聽到一些善信說，我是誠心誠意去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呀，為何總好像煩惱未曾消滅，請大和尚開示開示。

修智：你剛才引述「普門品」裡一節話，其中有「一心稱名」，所謂「一心」，並非祇以至誠心稱念，而是是否與觀音的菩薩心一致。

青楓：這真是很重要呀，但我們往往忽略了！「菩薩心」，又是怎樣的「心」？

修智：是慈悲心。



千手千眼觀音（頭部特寫）——
敦煌莫高窟第三窟，北壁，屬元代作品。
（轉載自商務印書館出版之「敦煌石窟全集」之第十卷「密教畫卷」）

青楓：對啦，我們經常聽到「慈悲」兩字。何謂慈悲？

修智：一般人都說「慈能與樂，悲能拔苦」，你試看看「慈」字是怎樣寫的？「茲」，即是「此」也！茲心，便是指我們的心，我們的心所要的是樂，將心比心，人人亦如是要樂，因此將自己有施予他人，名之為慈，慈能與樂。悲，非心也，我們的心所不要的是苦，將心比心，人人亦不要苦，因此為他人解除苦惱，謂之為悲能拔苦。這就是慈悲心。當你亦具有慈悲心時，便與觀音菩薩有相應了，等於磁石吸鐵的有相應。慈悲者，福德之源，廣大無量，而所謂苦惱者，乃過往惡業之果。此消彼長，譬如鹽溶於水，儘管鹽分不變，但如果我們不斷地增加清水，鹹味便會越來越淡。俗語亦云：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，助人者，乃慈悲心之表現助人既是快樂之本，因此，相應地，苦惱便得以消滅。

青楓：明白了！我們不僅要誠心，更重要的是要有慈悲心，這樣才能與觀世音菩薩「一心」相應！

最近看到兩本書，都是有關文化、文字的解說，一本是次文化堂出版、葉翠華小姐寫的《文字鑑證科》，另一本則是商務印書館出版、吾三省先生著的《中國文化背景八千詞》。

香港人不是被視為「很實際」的嗎？做任何事都會問一聲：「有乜着數先？」可以告訴大家，看上述這兩本書則「十分着數，用句文雅說法，即是「獲益良多」。

葉翠華本身是「新聞人」，以其報紙記者、編輯的職業敏感，把日常我們容易遇到的字，不論讀音、寫法，查根究柢地考證一番，既有趣味，也同時增進知識，誠一舉兩得也！譬如以下一詞——「就手」，我們都曉得，「就手」是廣東口語，但實際上這又是很古雅的古漢語，葉翠華在書中引施耐庵《水滸傳》作例：「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。」例中「就手」兩字與今天的用法一樣。

吾三省先生的《中國文化背景八千詞》，更是一項艱辛的「文化工程」，我們很少看到這樣編著的「手冊」，它既是解釋一個詞語，卻又一環扣一環的，真是一個廣闊的文化天地，譬如我們經常聽到文天祥那句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，何謂「汗青」？吾三省先生便把竹簡帶出來了，「青」，是竹簡上那層青色的表皮。又為什麼加一個「汗」字呢？原來做竹簡是要經火燒脫水，這「脫水」便好像出汗了，「汗青」這竹簡代名詞便由此而來。又有一個詞語叫「殺青」的，有關係嗎？本書也追索起來，——有關係，古人寫書，初稿寫在青竹皮上，那是草稿，方便刪改，定稿後，便削去青皮以便寫在竹白上，這便叫做「殺青」。

類似上述這樣「連環扣寫」的解釋各方面詞語，確要耗費不少精力與心思。吾三省先生原名陳榕甫，今年九十歲了，他也是報人出身。



如何不起煩惱 中阿含經卷五 舍梨子相應品 水喻經

「水喻經」教我們去除煩惱方法，首先要找到煩惱根源才可入手。修行在於修心，對方（是指面對其他人時）好與不好，是要看自己怎樣面對，若不懂面對，煩惱便會生起。

於今教我們怎樣做？

（一）身不淨行，口淨行

我們見到此類人會生煩惱，舍利弗尊者教我們面對這類人不要用放大鏡在其不淨行方面，應將放大鏡放在其淨行方面，不看不對的地方，看他人對的地方，等如頭陀行者的隨處拾布，布有污穢亦有清潔，若拾得的布一部分污穢、一部分不污穢，可將污穢部分撕掉，此布便可以用。人與人之間相處亦如是，不看其不可取地方，只看其可取之處。

（二）口不淨行，身淨行

同樣看其淨行部分，不淨行的部分不看，譬如有水池生滿雜草，雜草雖多，可將其撥開一邊，池中仍可作淋浴及去除熱惱、煩悶、饑渴之用。

（三）身不淨行，口不淨行

同樣看其淨行部分，不看不淨行的部分，譬如有人極口渴，見有「牛跡水」（即有牛行過，留下一、兩個水沱），沱內所盛水不多，但大熱天時只剩此兩口水，喝還是不喝呢？若用手舀水，水便被撩撥成泥漿而不可喝，可你又想喝，怎麼辦？只好趴在地上，這才可喝到。此說，身口不淨行，但心仍有少淨，有其價值之處，但必須很小心處理。因此我們面對的雖是身口不淨，而心少淨都是有其價值的地方，其他部分可以不去處理。

（四）身口意不淨行

譬如有人出外，長途跋涉，途中病倒了，離出發點已遠，前面的目的地未到，若此時有一人經過，見到這病人而起憐憫之心，就會從荒野中照顧他，幫助他，相信這個病人會好轉的。故此我們對那類身口意不淨行的人，起大悲心、慈憫心，覺得此類人很可憐，如在長途跋涉中有病，你第一時間起哀憫心，帶他到有藥的地方治療，令其痊癒。對這類人（身口意不淨行的人）起慈悲心，慈悲喜捨無量，於其中便

有修福的地方，也有修福的對象，因此，何來有煩惱，因何而令煩惱生起呢？

（五）身口意淨行

怎樣面對身口意淨行的人？前面的水池生滿雜草，現在所見的水池是淨水好池，潔淨的水，幽美的境，往往會念念不忘，對待身口意淨行的人，如對待觀池觀水，因為這類人不會令我們生起煩惱的地方，在沉沉下而上引，因此對身口意淨行的人，從身口乃至意都用得着，既然如此，我們何來生起煩惱呢！

在這部經舍利弗尊者說出在人際交往中，去除煩惱的五種方法，將我們平時的人際關係概括地說明，教我們不要看對方不善之處，看後則煩惱生。而第五類人（身口意淨行），他清淨如潔淨的池水，環境幽美，欲要清淨（要去除煩惱）他能做到。相比第二類人（口不淨行，身淨行），如池不美及雜草多，但用的是水，撥開雜草可也。而我們現在是自己的所思所想，看到的只是別人不是之處，看不到別人好的地方，有云：「如得你意，不如我意。」要人人如意是不可能的，拋開惱意，有爭拗的地方擺放在一面，開開心心過日子，不為外境所轉。修心在於怎樣理解面對煩惱，就算是最差的一種，亦生起慈悲心、四無量心，已經是修福，此亦是修福的地方。煩惱從內心而生，修心亦在內心。「心經」云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。」五蘊即是自己本身，若要自在，是要看自己，不是看別人。第四類的人（身口意不淨行），要知道這類人無惡不作，是很討厭的，我們對其身口意之不淨會看不順眼，我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即是把他作為一個樣板，知道這會令人討厭，可作為警惕自己之用，那怎會令我們生起煩惱呢？孔子說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」若見不淨行的人，亦是我們的老師，故人人是我們的老師。現在的社會是講求和諧，只看別人好的方面為出發點，起碼自己不會生煩惱，令自己開心過日子。

【經論闡談】

《文字鑑證科》、《中國文化背景八千詞》

推介兩本文化、文字工具書



充滿熱帶風情的紅合歡

今期向大家介紹妙法寺內的兩種花——金蒲桃、紅絨球，它們有相似之處，都是喜歡充足陽光、排水良好的濕潤土壤，而它們的葉，都是深綠色的大片大片的樣子，通常具有這葉特色的，都總覺得是帶着點熱帶風情，特別是還配上紅艷艷花朵的話。

你看這紅絨球，會不會給你一個熱帶女郎的感覺？一條條、一絲絲，像光束放射開來，像絨，又像我們有時驟然看到「箭豬型」的髮式，是不是頗有趣的聯想呢！

看花，真的不妨多帶一點聯想，不少花草樹木都有呼形喝象的聯想，「紅絨球」花這絨球兩字不也就是聯想嗎？這花也有一個俗名：紅合歡。紅，當然是指它的花色，「合歡」呢？原來它的外型像我們的合歡花，它原產地是美洲，所以又稱為「美洲合歡」。

文：菁菁
圖：文文

「澳洲移民」——金蒲桃

在妙法寺內近大門入口處，有一棵三、四米高的觀賞樹木，闊大的墨綠色葉，生長茂盛，在茂密的葉面上，又茁壯地長出一個個鮮黃色花球，陽光下這些花球顯得金光燦燦，一派成熟的風韻，這便是金蒲桃。

——金蒲桃？是什麼花種呀？牡丹、玫瑰，甚至是鬱金香這都聽得多了，怎麼沒有聽過金蒲桃？

是的，它不是香港「原居民」，它是澳洲移民。

在原產地澳洲，特別是澳洲的北部沿海一帶，昆士蘭、西澳洲等地聚生得較多，也成了園林行道樹，頗具觀賞價值。金蒲桃又名澳洲黃花樹，也有「金黃熊貓」之稱。它花期長，長達二至三個月。如今深秋季節，金蒲桃花開得更燦爛，沿街道看這金黃色花球，會給你一個暖洋洋的「金秋季節」的感覺。

金蒲桃喜歡濕潤的氣候與土壤，喜歡充足陽光，所以它很適宜「移民」到我們中國南方一帶。



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
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

故宮博物院—文物之美·收藏之趣

故宮文物專家親臨，與讀者分享珍品點滴

日期及時間：2008年12月5日（星期五）晚上7時半至9時

2008年12月6日（星期六）下午2時半至4時

地點：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—美麗華旗艦店
(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18-130號美麗華商場—酒店大樓2樓)

主講：余輝先生—書畫專家
呂成龍先生—陶瓷專家
張琮女士—織繡專家

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》60冊
現已圓滿出版，
歡迎向本館訂購，
詳情可致電商務印書館
市場推廣部。
(2976-6622
或2976-6583)

(兩晚主題不同，詳情容後公佈，請密切留意商務網上書店 <http://www.cp1897.com.hk> 或致電2976 6622商務印書館推廣部)

